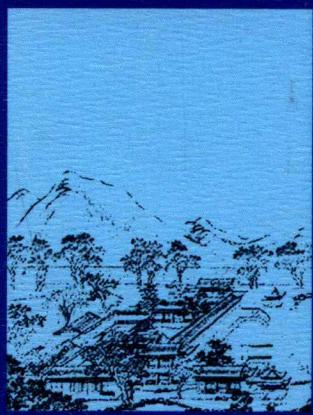




走向田野文
化散文丛书
第二辑

江西：
书的声
音

邓
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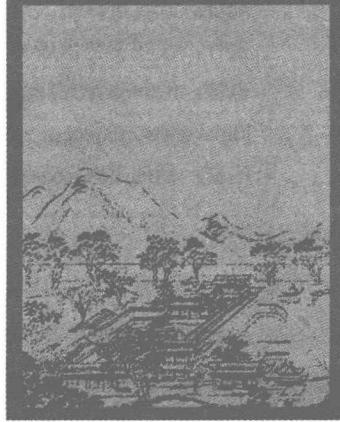




走向田野文
化散文丛书
第二辑

江西： 书的声 音

邓
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江西：书的声音 / 邓涛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0

(走向田野文化散文丛书. 第 2 辑)
ISBN 978-7-5354-8355-3

I . ①江… II . ①邓…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4100 号

责任编辑：池 威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泓润书装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11

版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37 千字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一、开篇

- 离去就是一次出发——丑汉澹台灭明的南游 003

二、链接唐朝：一群赣江边上的读书人

三、乱世时代的坐姿

四、文化江湖的精神堡垒

皇上的苹果	025
草民李觏	027
君子如莲	031
青灯	039
义门陈与东佳书院	044
去朱熹去过的地方	050
见面：鹅湖的 1175 年	054
酒与剑	058
书生的还乡——在白鹿洞门前轻敲	062
象山祠	069
一座沉沦于历史湖泽中的书院	073
白鹭洲往事	076
一个村庄的哲学简史	081

五、跳下马背：从粗鄙到谦恭

君子魂	087
一次弓影下的虚拟访学	097
草庐先生	104

六、重回明代精英文化的历史现场

——以在赣书院为例的考察

七、书院的嬗变

一纸上谕	123
阅读是一次隐忍着悲伤的目击	127
走失了的村庄	130
书院街	133
书院：赣人的别样乡愁	136
豫章书院的复活	142

八、结语：仰望那道灿烂天光

镶嵌在平仄中的白鹿洞	149
庐山读书处	156
书是一种声音	161
参考文献	167
后记	169



一、开篇

离去就是一次出发

——丑汉澹台灭明的南游

我颇为费解，形貌已经够丑的孔子凭什么嫌弃澹台灭明（子羽）？因为爹娘给了一张额低口窄、鼻梁塌陷的脸，仿佛就是澹台灭明与生俱来的错，就必须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就必须遭遇世俗社会里不平等的待遇，在歧视的眼神中，竟然还有孔子这样一位已是阅人无数，已是饱受冷落，已是知天命的一位至圣至伟的老先生。

只要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就免不了疵点，就算是孔子，也有一身俗气。

一张丑脸诱发了春秋时期一起重大的文化事件。

常熟人言偃（子游）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中唯一的南方弟子，甚受宠爱，您看孔先生眉飞色舞的样子：“吾门有偃，吾道其南。”说的是孔门有了言偃，他的思想就可以在南方发扬光大。

那时言偃在武城任邑宰，师徒二人唠嗑，孔子打听起他身边的人才。

子问曰：“汝得人焉尔乎？”

偃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於偃之室也，不至吾处。”

言偃迅速勾勒出刚直、正派且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应该讲是非常准确的，其一，澹台是位不走小路邪道的人；其二，没有公事，绝不到言偃那串门子。

这么一段有力度的推荐辞，作为澹台灭明出场亮相的前奏，又与孔子判断人才的标准对上了路，一切都应该很顺畅。当澹台灭明亮出他奇怪的脸后，老师却极度主观地拍了一下脑袋，“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史记》）

若是说孔先生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还有一份严师对学生恨铁不成钢的真切，那么他对待澹台灭明完全是一副冰冷的面孔。“既已受业，退而修行”（《史记》），这种伤人的方式完全是不顾情面不留余地，孔子本来长得就丑，现在看这绝情的样子就显得更丑了。

被扫地出门肯定是尴尬的，澹台灭明在山东是待不下去了。

澹台不嫌弃自己的脸，很有一股年轻气盛的牛脾气，干脆走吧，离开家乡德州武城，离开执拗的老师和朝夕相处的同窗，似乎这一走真要去一个大伙都找不到的地方。

不少丑人的故事深刻地触及着我们的灵魂，《巴黎圣母院》里敲钟的驼背怪人卡西莫多，不被曹操礼遇的才子张松……其貌惊人，都是因为丑，真实的美岂能一眼看出？

有人说在吴国看到了澹台的那张丑脸，也有人说他去了更远的蛮夷之地，孔子的光辉思想被乡愁中的弃徒彳亍只影地在不毛的南方传播着。

他像一位在大地上忽然失联的人，孔子和环绕着他的爱徒们都不知澹台的去向，渐渐开始淡忘他的那张丑脸。

一个湿漉漉的灵魂在叠叠峰峦中游走，虎狼出没，人丁懵懂。滂沱的大雨，时常袭扰的野兽、毒虫和弥漫的瘴气，这趟远行充满着险恶，很可能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谁能理解澹台灭明初来时的孤独，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所见所闻都那么陌生，冥顽不化的土著几乎不愿腾点檐角让这位长着一张鬼脸的生客驻足。

居无定所的澹台灭明顾不得性命之忧，只好待在一座山上。雨是流不干的眼泪，等来一轮月亮，晒着他对家乡的挂念和老师的冷漠。当时

尚无南昌城，东湖只是赣江边上的大水湾，尽管这里的民众不识礼仪，更不知仁德之理，但澹台灭明从他们的粗犷、野性中发现了朴素和天真，尤其是澹台灭明的教学很有一套方法，陆续有人围聚在他的身边，跟随着他的思想在山间丛林里穿行。

踩在馨香的泥土上，火样的杜鹃将整座山整个春天映得赤红，凉风习习的江边隐约传来捣衣声。澹台灭明心旷神怡，他适应了水土，甚至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名土著，和他们一起舞蹈，一起用嗓子喊亮一条如蓝的江水。

南方人已经喜欢上他的那张脸。

他打开一扇扇窗口，思想的阳光开始热烈地照耀着这片潮湿的土地。

澹台灭明的人格感化着南昌地区的先民们，从而，他的名字符号式地成为南昌历史最早的文化记忆，澹台灭明便是江西文脉的源头，他在这方水土种下的文化基因终结了赣北苦难的蛮荒史。

史书上有一句话总结了他的成果：“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澹台门下弟子三百，显名于诸侯。江湖上的好事者杜撰着各种澹台灭明的故事，有人说灭明携宝玉渡河，船至水中央，二蛟夹击，欲夺宝玉，灭明喝之：“可以义求，不可以力劫”，挥剑斩蛟，并将宝玉投入河里，以示不吝啬，宁让钱，不让言。

孔子已是垂垂老矣，一方大耳还能听到四方之事，他对自己的褊狭、荒谬进行了彻底地反思，懊恼地自责道：

“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澹台灭明的南行完成一次历险，他敢于挑战的大无畏气概，孔子门下绝无。唐代封澹台灭明为“江伯”，宋代又封他为“金乡侯”。历史最终表明了它的态度：向一张丑脸致敬！

儒家后学们以特殊的方式将澹台灭明迎回孔丘门下，将他列于孔庙大成殿前西庑内从祀孔子，著名的七十二贤牌位中也占据一席之位。

澹台灭明当然不知道历史会有这么一幕，离开原来是为了回来，老

师终于与他不离不弃了。

大江南北，许多地方都慕其名仰其志，表述着一种挽留，苏州有澹台湖和澹台子祠，杭州有澹台灭明的石刻像，山东平邑、费地、兗州以及河南开封均有澹台墓。

但更多的目光聚于南昌，进贤门、进贤县、栖贤山……无一不在表明这座城市对他的感激，东湖之畔江西最具盛名的南昌二中老校区内保留着他的遗冢。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的是宋朝绍兴年间一位叫钟傅的官员在南昌拆墙筑城，是夜梦见一丑汉向他哭诉，次日钟傅接到报告，在城东南角挖到澹台灭明的尸骨。钟傅立即下令停止施工，修复澹台墓，并筑立一亭。这件古怪的事竟成为澹台墓在南昌的重要说辞，证明当地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改变一种观点，丑汉澹台灭明的躯体已柔化在这片光耀的山水里。

澹台灭明无半字流传，但他的事迹被层出不穷的诗文点赞。

不知韩非先生从哪里道听途说，认为澹台灭明不但不丑，还应该是美少年。呵呵，老百姓心里都藏着一面明镜，口口相传，硬是把丑汉变成了帅哥。



二、链接唐朝：一群赣江边上的读书人

赣江：东出武夷为贡水，西出大庾为章水，于赣州合为赣江，曲折北往，诸流汇入，纵贯江西，几乎辐射全境。

——题记

壹

浑身艺术细胞的李隆基皇帝让御用的文人们静心修书，在那个时代出现了非教学的官府书院，之前尽管可以查找到民间的书院，拥有深厚王朝背景的丽正、集贤书院仍具有标志性意义。

华丽的唐朝燕饮诗酒，仿佛天下无可忧之事。

幸显携着满腹的经纶从家乡高安华林乡洪城村出来，一直从事教学，因避李显讳，世称幸南容。

贞元九年（公元 793 年），这一年，幸南容四十七岁，与二十出头的柳宗元、刘禹锡等同时及第。那天，大伙精神抖擞地来到大雁塔聚会，年龄的差异丝毫没有阻碍进士们的狂欢，酒、诗和对未来的畅想，每张神采奕奕的脸上都写满了喜悦，心底累积起对泱泱大唐的庄严使命。

柳幸交好，在长安时柳宗元曾为幸南容送行，作《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以示敬重。后人假借柳宗元之名立幸南容墓志也就不足为怪，幸南容的墓碑最应该要写的四个字：“为人师表”。

幸南容担任过邯郸郡守、太常寺卿等职务，甚至出使过吐蕃。当年吐蕃趁朝廷用兵中原收复叛逆之机，起兵犯境，幸南容长途跋涉前往高原，一身正气表现出帝国的襟怀及智慧，以锐舌利齿硬逼得吐蕃退兵请和，一时称奇。但国子监祭酒一职使他有机会在教育界革除鄙陋，教书

育人始终是幸南容割舍不去的情结。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幸南容还乡，柳宗元用文字做了一番表述，“虽枝生之节，长卿之道，无以尚也。”想必他是从汉水到长江，过鄱阳湖，溯赣江而上回到久别的故乡。跟着幸南容归来的脚步，我们开始询访书院的印迹。幸南容余兴未了，不顾六十八岁垂垂暮年之躯，在千岩竞秀、烟云吐纳的桂岩继续寻找新的生命支撑，这就是桂岩书院。

有专家认为：江西是古代书院文化的发祥地，而中国最早招徒授业的私家书院即为桂岩书院。

由于幸南容“颇获士望”，书声翻过院落的墙头，迎接接踵而至的学子，一时车马驱逐好不热闹。我们无法体验桂岩书院的生活，但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太阳在地平线上微微探个头，就瞄见孩子们正对着它大汗淋漓，舞剑弄棒，深更依旧挑灯夜读，徜徉在圣贤的哲思中。白发苍苍的幸南容拄着杖，看着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强壮的躯干萌生喜悦，他们延续着王朝的精血。这座文武兼修的书院兴盛时期占地达到一平方公里，桂岩就是厚厚的线装书，书香是一种遐想的神态。

从公元814年至868年，桂岩书院坚守了55年，堪称唐朝办学时间最长的书院。

谈到这里，另外一个高安籍的唐朝人蹿进了脑海，这是一个不安分、喜欢到处乱窜的书生沈彬。肥沃的唐朝年年都丰收着诗歌，不会哼两句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唐朝人，他的确写过一些很美的句子，比如“数家鱼网疏云外，一岸残阳细雨中”，还有“幽鸟唤人穿林去，野狼寻果出来”。才高八斗却屡屡落第，干脆浪迹湖湘，与齐己、僧人虚中成了朋友。

齐己有一首《宿沈彬进士书院》，不知道齐己这个和尚为何总是称沈彬为进士？沈先生虽然在唐亡之后一度当过吏部郎中，但从未有进士身份，且不去管他，读读这首诗吧。

相期只为话篇章/踏雪曾来宿此房/喧滑尽消城漏滴/

窗扉初掩岳茶香/旧山春暖生薇蕨/大国尘昏惧杀伤/
应有太平时节在/寒宵未卧共思量。

这群人几乎都有诗意的情怀，他们没有潦草地生活，也没有简单地宣泄，相反他们密切地注视着世道。虽然蠹政乱邦、冰炭异室，他们却身在郊野，心在朝纲。在书院里探讨的不仅是本本上的话题，仍然有一颗心怀苍生的孔忧之心。

貳

杨巨源的名字算不上陌生。

翻开中学生的课本就有他的《城东早春》：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他的知名度不及白居易、元稹，但元、白二人对杨巨源却服帖得很。他清冷、开阔的语言气质透射出非同寻常的眼界，在中唐诗群里毫无疑问是格调最高的一位。

杨先生来到庐山，写下《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浩渺的唐诗丛林中，这首诗或许不起眼，但为唐朝的书院文化留下了诗痕。

解向花间裁碧松/门前不负老人峰/已将心事随身隐/认得溪云第几重。

中国的书院主体上从文化活动向教育实践转移，也有个人情趣的藏书、读书和远离世俗的隐居。五老峰看惯了我行我素的读书人，看惯了他们没有遮掩的抒情。杨巨源这位姓费的朋友显然是位隐士，他在五老峰下摆弄花、碧松以及阅读来稀释内心对国家败落的失望。

同样的还有一位必须提到。

前年，我与诸友被盛邀到梅岭，这里即将开办一家私人书院，征询



院名。梅岭是西山的一部分，我建议他取石室书院之名，纪念南昌书院文化的早期实践者唐人施肩吾。

就是这位南昌进士（一说睦州分水人），及第后个人价值观急剧扭转，放弃大好的仕途，躲到城外西山芭蕉园，筑石室植松柏，栖心玄门，养性林壑。施肩吾喜好烟霞之趣，诗人张籍称他为烟霞客。我很想了解关于施肩吾更多的一些情况，但留下来的资料仿佛也在烟霞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正的隐士是不会让别人知道他太多内情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潜修养生之道的施肩吾并非不食烟火，他不像一些闭门自修的隐士敌视世俗生活，细碎的人情感悟与飞扬奇丽的想象在他的心头始终交织着。施肩吾伫立在“豁开青冥颠，泻出万丈泉。如裁一条素，白日悬秋天”的瀑布前，过着一个读书人清淡的生活。像杨巨源提到的书生费君，总算有个姓被朋友保存在诗的题目里。在零乱的江山缝隙里，寻寻觅觅求得一分恬静与自在。

这些书院被时光悄悄地湮没了，幸运的是还能从诗句和寥寥文字记述中获取它们的蛛丝马迹。沿着这些痕迹，我们极力去发现它们的真实面孔，像学者们讨论中的庐陵皇寮书院，其开办年代是唐还是宋尚无定论。当许多读书人渴望世界别忘了自己时，另外一些则不在乎个体在历史中的存在感，他们潜入内心，活好自己。其实这两种态度都没有错误。

这几天，我一直醉心于杨巨源诗歌的语境，在猜测他的归宿。史载：杨巨源卒年成谜。莫非他也前往山的深处读书去了，也迷恋起理想主义色彩的孤独感。

他们的大脑里怒放着思想，巢居在秀美的山川，摇曳着一把大扇眺视广阔的稻田，像神仙一样活着。

叁

韩愈甚为敬重李渤，虽然后者并不是一个温顺的人，元和初年李渤